

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我拿我的血、我的汗、我的灵魂和肉体**，  
却无法换取片刻的光明……

**DAXINGCHANG**

鹤雀◎著

# 大刑场

1927

**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我依然深爱我的祖国！**

**重温那个豪情万丈向死而生的狂热年代！**

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巨大的刑场，我们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我们在刑场中苟延残喘或者奋起反扑，不幸者流血牺牲，幸运者看到了光明！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我依然深爱我的祖国！



重温那个豪情万丈向死而生的狂热年代！

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巨大的刑场，我们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我们在刑场中苟延残喘或者奋起反扑，不幸者流血牺牲，幸运者看到了光明！

大众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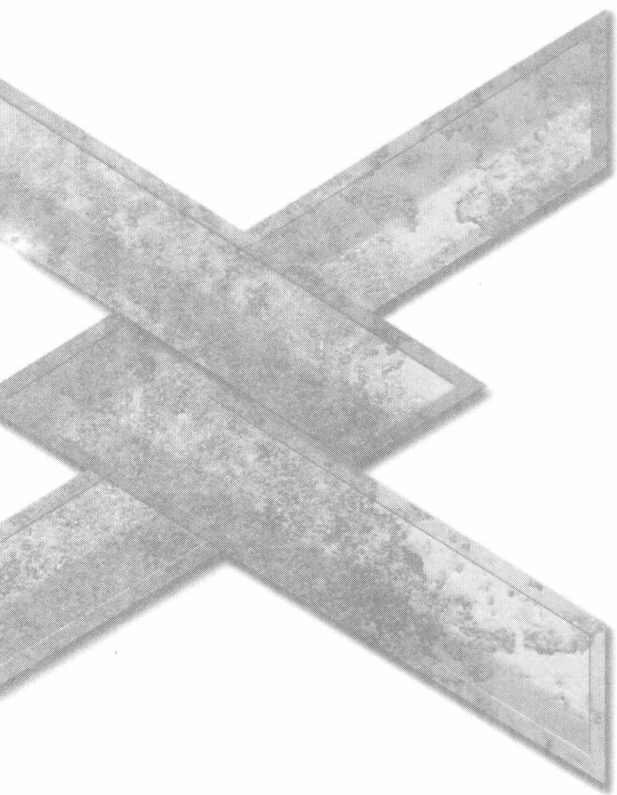
大刑场 1927/鹤雀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240-594-3

I. ①大… II. ①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4959 号

书 名 大刑场 1927  
著 者 鹤 雀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9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 目录

- 第一章 暴动 / 001
- 第二章 从上海到南京 / 022
- 第三章 谁识真心人 / 041
-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064
- 第五章 夜色染金陵 / 083
- 第六章 虎口脱险 / 100
- 第七章 背叛者 / 123
- 第八章 游行 / 147
- 第九章 永不消逝的枪声 / 168
- 第十章 从少爷到战士 / 191
- 第十一章 冤冤相报 / 215
- 第十二章 灯下黑 / 234
- 第十三章 谈判 / 256
- 第十四章 大叛徒 / 276
- 第十五章 刺杀 / 300

## 第一章 暴动

苏老太爷斜倚在他那张乾隆年间的檀木椅上，包口鸦片烟作了个深呼吸，让香醇浓烈的烟味儿在胸肺里长长过了一道，这才舒缓过一口气来。这个每日早餐后的惯例已经延续很长一段时日了，不是因为苏老太爷听信了“饭后一袋烟”的俗语，而是因为他找到了“快活似神仙”的感觉，这样的日子对于苏老爷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

这是一个深处于大片崇山峻岭之中的村子，在这片山峦的村子里苏家是唯一的名门望族。苏家嫡出的男丁往往二十出头就成亲，成了亲就生娃，生了娃就像完成了任务般开始享福，享福的苏家少爷毫无例外地都喜爱这能找着神仙感觉的一口。在宽阔在龙头椅子上躺下，看着最漂亮的收房丫头将烟土从大红纸盒子里一点儿一点儿拨出来放进烟枪，开了纸煤点着后自己先引一口火，再将枪嘴儿凑过来，只要稍稍欠起身，于是最香醇的洋土味儿就顺着烟嘴儿流入自己嘴里，心里，肺里，再传到全身每一条神经。

“狐狸精！”大多时候正室太太都倒在丈夫旁边跟丈夫“夫唱妇随”，不过她可不要这名为丫头实为妾室的女人服侍，她宁可自己放烟膏、点火、引火，待第一口烟吸进肺里治了治瘾虫儿后，然后总是不忘狠狠地肚里骂上这么一句。

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当年的“苏大少”已经成了“苏老太爷”。

“苏老太爷”并非浪得虚名，不但儿子们全都已长大成人，最大的孙子也已经二十五岁。骂人的元配在三十年前入了土，跟着各位姨太太也陆续寿终正寝，当年巧笑嫣然的收房丫头是他目前硕果仅存的老伴。

虽然她那一张艳如桃花的脸已经失去了往日神采，变作了一只至少下树二十天的橘皮，但眼下她却名正言顺地躺在当年正室占据着的位置。

她也点烟，动作因熟练而从容，烟雾腾腾升起，而苏老太爷这头的烟雾反而少了许多。他除了深吸第一口外，其它则只是浅浅地应付几下，然后便放下烟枪，在大儿子的扶持下缓缓坐起来，神态和气地说道：“开春的秧子该插就得插了。东头那些个田该佃也就得佃出了。徐老八借的三块银洋啥时候还也得有个准信，咋说这大户人家也有大户人家的苦处，该做的事就得做。还有，秀容的嫁妆都备齐了？”

说到这里，他的眼角忍不住瞟了瞟一旁卧着的妻子。

苏秀容是他的次子德仁的女儿。当年他新娶了县城里府衙文书的女儿，又与自己的丫头红翠陈仓暗度，以致红翠珠胎暗结。苏老太爷的父亲知道这事儿后就做主让他将红翠收房，条件是孩子生下来无论男女都不可居长，所以次子德仁的年龄其实比长子德厚要大七个月。这次轮到出嫁的秀容是德仁的次女，其实苏老太爷并不情愿秀容就这样嫁出去，因为秀容长得实在太像她奶奶，完全再现当年周红翠的倾国倾城，苏家所有女儿中，就数她最美丽。

苏老太爷当年虽然做了不大正经的事，可总之还算是个正经的人。除了红翠，他这辈子再没乱来过一回，其他三房姨太都是明媒正娶。可惜都短命，最长命的死于十五年前，终年三十七岁。

一房元配，三房姨太再加个收房丫头，为他留下了十四男七女。这十四男七女成年后，又为他添了四十五名男孙十二名女孙。苏秀容在这十二名女孙中居老六。

早饭后的常例是儿子们都要到苏老太爷房里请安，主事的德厚德义德仁德胜四兄弟以及已经成年的长孙旭照照例垂手站在最前面。今日老太爷的话不多，吩咐的事却不少。开春的秧田还没有犁，德厚安排插秧的短工人手也不齐，今日还得再去找找；东头那块坡田太陡，悬崖边儿的地段，佃田的告示贴也贴了，熟人托也托了，可接手的农户就愣是没有；至于徐老八，那是块硬骨头。不是老徐赖账，实在家里揭不开锅，哪有现钱还，只好隔三岔五的例行催催也就是了。只有秀容的事倒算喜，前面五个女儿出嫁，排场大而且风光讲究，这回轮到老太爷最钟爱的六姑娘，怎么可以马虎。再说这湖南省城里还有苏家做生意的叔伯兄弟，再加上生意场上的朋友都看着呢，这面子不可丢，这名声不能坏。

这边德义已经在报礼单。

“……七锣八鼓的班子是省城里最出名的角儿，一色的徽班腔，预备了七天的戏，出出不同，都是喜庆的段子；炮仗是大串子爆竹到五彩礼花都有，最大的一朵是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字儿，应老板说放得上十层楼空中，八里地外都瞧得见……”

“嫁妆的第一路子是八挑细软，尽一色的丝棉货；想着对面也是行家出身，所以订的都是蜀绣，省得湘式手法的货色拿出去着人挑漏眼儿。不过这间蜀绣坊的货可精美，前清老佛爷都瞧得上，着他们出多少进多少，真真正正的贡品。若非眼下民国了，这

东西再多钱也买不着。还有芳草斋的八色糕点、庆瑞坊的的八件首饰也都入了礼盒；亲家于老爷于老夫人也各封了礼……”

“只莫忘了于家也是绸缎出身。”苏老太爷对德义的长篇大论并不置可否，一如既往闭着眼说话，“于老的礼封重些也无妨，回头德生要跟他们在生意上打些交道。”

“是，爹。”德义垂手弯腰。

“旁的事搁一搁不打紧，这椿事不能办砸，你们都各忙各的去吧。德厚，佃田的事你先放下，去老陈那里支些银洋，给于老多添点礼。”

“是，爹。”德厚也垂着手。

然后只听窸窣窸窣的声音，那是十来个候在厢房中的儿子和三名成年孙子轻手轻脚出门的声音。苏老太爷耳里听着这声音，闭着眼享受这几孙满堂的满足，等声音完全消失后才开始放松腰身，他想再次躺下来清静地品味一下正宗洋土的醇味儿的时候，一抬头却见德仁还站在那儿。

“德仁呀……还有什么事？”换个人这样不声不响地站着不走，他一定早就皱起眉来了。不过对德仁这个名义上的次子，无论从红翠的原因还是他屈居老二的缘故，苏老太爷从来都是和颜悦色。

“昨日儿子收到了一封信。”德仁低头垂手，手里空空的。他不紧不慢地说话，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好像只是旁观者在描述一件事。“是村西头王三送来的。儿子见信封上写着的父亲亲启，还以为是旭升从县城带信回来，但打开才看一个头，却原来是德信兄弟的信，是写给父亲您的。”

他这几句平淡的话，却仿佛在椅子上突然放了一支尖端朝上的针，刺得苏老太爷一下翻身坐起来。“德信？德信写信来……他……他都说了些啥？”

“他……信是写给父亲的，儿子怎敢窃视。”

“我问德信在信里说了些啥。”苏老太爷的语气重了点，“长兄如父，不算窃视。”

“德信说他最近要回来。”

苏老太爷坐得更直，眉头却同时皱了起来：“回来？他说他要回来？啥时候？”

德仁道：“信在路上误了些时候，这样算来，不定就这几日。”

苏德信的归来和苏秀容戏剧人生开始发生在同一天。

自于家下聘以来，苏秀容就以一个女孩子待嫁的心情很单纯地等着出嫁离家的那一天。山村的女孩子对于婚姻，完全没有一点概念，她只知道女孩子到了十六岁就该出嫁。对于婚姻的内容，她一片空白，一个人空想半天最后的结论也不过是易地而居。易地而居的意义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个——离开苏家大宅。

离开这个苏家大宅，是她向往已久的事。



在苏家，秀容算是受宠的孩子。十六岁的苏秀容长着弯月般的眉清水般的目蔻丹染就的唇乌云笼罩的发，她在苏老太爷面前走过，身形飘逸柔弱宛如春风拂拭，在她身上寻不着地主女儿的娇揉，也找不到乡村女孩的粗糙，她细腻如上天雕就的一块玉，晶莹透明。这情景竟时常令苏老太爷会产生时光倒转红翠一如当年的错觉，这也是苏老太爷在她的出嫁快慢问题上拿不准主意的缘故。一方面她再现红翠当年的倾国倾城，另一方面不如为何，只要她在苏老太爷眼底出现，苏老太爷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红颜祸水”这个词。

红颜祸水。也许美丽本身没错，但美丽却会招来麻烦。苏秀容的美丽不但令姐妹们羡慕，也令姨娘们妒忌。只因苏老太爷的缘故，姨娘们不敢将这份妒忌着落在秀容头上，于是，秀容的母亲就成了合理受害者。

秀容的母亲并不算美女，她刚嫁进来时虽不漂亮但总算小巧玲珑，但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后就开始雍肿起来，一张脸上布着的麻点如院子里那棵梨树挂着的青黄梨，身材也如青黄梨般下盘沉稳。因为遗传，秀容的哥哥和弟弟也长着这样一张脸，这样一副体形，朝天鼻子再加上矮胖的身材，成为苏家众兄弟的笑料。于是除秀容奇迹般得以继承奶奶红翠的美丽之外，他们这一房孩子平日里很受歧视。

秀容不止一次撞见自己母亲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姨娘们奚落。但这些姨娘一见她，却又立刻堆起笑脸。

“我那都是说说罢了，哪儿说哪儿放。秀容她娘，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扔下这句话，姨娘们笑成一团然后溜之大吉。

“太过分了。娘，我告诉奶奶去。”那时候苏秀容还小，红翠却已发现这孩子的与众不同，于是格外的喜爱她。

“别，别，我没往心里放。”秀容的母亲总是这样说，用力地低着头，用力地压着声音。这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到死也这样垂头低声。

“……容，娘只你一个女儿，你是娘的心肝……娘不在了，你要乖乖的……”她流着泪拉着秀容的手，她手冰冷得令秀容颤抖。于是她反过去紧握着母亲的手，紧紧握着，企图将自己的体温注入母亲的身体。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肺病那时候在城市的治愈率也极低，在乡村，就是绝症。

因为怕被传染，苏家的人早躲得远远的了，结发的丈夫也不见踪影，在最后的日子里，秀容母亲只见着了女儿。女儿哀哀的目光令她心碎，她也想留下，可没有人能留住她。

于是秀容在怔怔的泪水中看着母亲落下最后一口气。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笑，她总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谁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甚至没有哭。母亲下葬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哭得泪如滂沱，她却只是怔怔地看着装着母亲的木盒子被淹没在黄土之中，却一滴泪水也没有。

常常取笑母亲的姨娘随之成为正堂。可是秀容却从来没有叫她一声“娘”。因为在她心目中，她再没有了母亲。甚至也没有父亲，因为父亲没有和她一起为母亲送行。在她心里，所有亲人都已死了。

所以很早的时候，她就已在盼望着离开这个冷如寒冰的地方。

出嫁，是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离开娘家的唯一途径。

专职说媒的刘三么婆上门的时候，她心里紧张得仿佛钢爪掣住所有心肺，在屋子里转了三遍却最终没有迈出门去。但当姨娘们来到房里向她表示恭贺时，她面上的表情却冷淡得仿佛将要嫁出去的人不是她。

可是就在吉期到来的前三天，刘三么婆又来了。

这一回来，刘三么婆的表情和上回不大一样。

“天哟，谁晓得这是咋回事哟……”大老远就听得到她的长歌痛哭，那哭声配合着悲愤流涕的表情告诉别人她的立场坚定不移地站在苏家一边，“听听于家那小家伙说什么……打倒封建主义包办婚姻？”

这个全新的名词就连苏老太爷也没听过。

其实拒婚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意外。在遥远的山村婚姻当然还传承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而这时候在繁荣的城市民主与自由思想已经蓬勃发展。于家少爷去京城念大学，受到新思想的教育后当然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至于“媒妁之言”，那更加不买账。他接到父亲在家乡为他订亲的书信先是打算置之不理，继而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向父亲推广新式婚姻，然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回了封言辞肯切的信阐述旧式婚姻盲婚哑嫁的缺陷，并用古今中外的事例证明婚姻应与爱情合二为一，并劝告父亲大可不必为自己婚事操心云云。

于父接到信勃然大怒，大怒中他没耐心与儿子多说，抓过了张纸就写信告诉儿子若不回来成亲就永世莫进于家的门，这绝情的寥寥数语也激怒了年少气盛的于家少爷，想也不想就回信表示绝不向父亲这位封建家长低头，一边说与那女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一边又声称“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包办婚姻”该当打倒，而他向旧社会开战的具体措施就是：“死也不回去娶那个姓苏的土包子！”

你听听她叫什么：苏氏。这是啥名字，就好像没名字，甚至比不上那些土得掉渣儿的名字。接信当日，于少爷拿着父亲来函呆望着北方那片冷冽高远的天空，遥想着一个虽浓妆艳抹仍掩不住粗手大脚样子的女子蹒跚而来，浑身汗毛在一秒钟之内全部竖了起来。

媒婆走后，于老接着便亲自登门谢罪，苏老太爷称病不见，由德厚接待着坐了一

会儿便端茶送客，倒是有生意往来的德生送他出门。两个人一直走到村头大榕树下，才沉默着分手，连声“不送”与“留步”也没有。德生在转头回程时，突然听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德生十哥！”

“德信……是德信……你怎么回来了？真是你回来了？”

难怪德生不相信自己眼睛。

苏德信是苏老太爷最小的儿子，年龄比长孙旭照还小着三岁。苏老太爷五十五岁娶妾得子，对这个幼子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百姓爱么儿”的情结，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存在充分证实了苏老太爷的旺盛精力以及能够在苏家继续掌勺的权威。对儿子的教育，苏老太爷有着明确的思路，长子长孙日后当然要继承家业，所以礼义仁智信的传统教育以及经商营地的本事必不可少；其他儿子则可以自由发挥，仕家工商都可以根据自身天分选择，只要不游手好闲，什么行业都成。事实证明苏老太爷的计划是大面积成功的，除了幼子德信。

苏德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满清覆灭民国新建的交替时期，与其他同龄人一样，他的私塾只上了不到一年就去到城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从初等学校到高等学院的教育使他对旧式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起初他还隔三岔五地给家里写信报报最近的情况，洋洋洒洒数千言，到后来信的内容越来越少，千而百，百而十，最后只简单到“钱又见底，盼家速递”的电报语言。苏老太爷接信气不打一处来，以传统的仁义道德及百行孝为先的内容写信将他训斥一通，并严令他立即归家。本以为此举可以达到就近管教的目的，可事与愿违，从那之后，非但苏德信人没回来，就连写信要钱的次数也没有了。

现在久违的幼子突然归家，苏老太爷心情复杂得连他跪下请安都没听清楚。

但他毕竟是下跪了。他就跪在地上——两手按土，双膝及地，面地背天。准确地说，他整个人好像已伏倒地面。

跪伏这个姿势，在苏老太爷的思维里还可算作是诚心认错的表现。既然是诚心，那点小错小愆大减也就算了。再说三年未见，那个带着鼻涕离家的儿子已经长身直立气宇不凡，看上去的确比一直呆在乡里的其他儿子优秀顺眼，他言谈举止都是那样条理分明从容不迫，似笑非笑不亢不卑的表情证明他的确受到了优秀先进的教育，已经初具苏老太爷梦想中的名士风范，看来洋学堂还真是有点儿名堂。

苏老太爷在心里已经暗暗承认，嘴上却未免还是要训斥他的不孝行为。训斥的内容当然已经不再是“父母在不远游”的陈年旧辞，代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几乎已不像是训斥，而更像是一个父亲对老大不小的单身儿子进行善意提醒。训斥

结束之后，苏老太爷命令厨房开宴，举家大宴。

“这回回来，你都有些啥打算哪？”

接风大宴过后的第三天，苏老太爷在与德义德厚讨论结束家事之后，将苏德信叫到房间。他并不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人，当然料到苏德信并不是因为某日的一个午夜梦回，深切思念他这个父亲才回这个家来，他猜想儿子多半是在外面受了严重的挫折打击，这才想到这穷乡僻壤还有个屋子还有个家，当然他也不必明言追问德信回家的真实原因，他等着合适的时候德信自己说出来。

他依旧躺着过烟治烟虫儿，眼也微闭着，好像对这问题没关点经心，只是拉家常随口问问。

苏德信却笑笑在烟床上坐了下来。苏老太爷特意把红翠打发到外间去了，所以她的位置空着，苏德信就正好坐在那里。不过他并不吸鸦片，他抽的是洋烟。他自己从西服里取出很精致的烟盒，从中取了一支叼在嘴上点火，然后才不紧不慢说道：“儿子这回回来，是想进学堂做教师。”

“进学堂做教师？”苏老太爷始料未及，差点儿坐了起来。

“嗯。县城里的国文中学堂的方老师推荐我到苏家湾来做小学教师。苏家湾的国文小学校长白燕其是他的朋友，他开出的薪水不错，比上海也差不了多少。我想这儿离家近也挣钱，何必死守着上海那地方不放？……”

“哦。这么说这几年你都在上海？”

“儿子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去了上海。”苏德信毕恭毕敬地回答，“进洋人的银行做买办，薪水虽然不错，但那也是个得罪人的买卖。不是儿子做事不谨慎，实在是商业竞争难免嘛。可爹您不知道，上海那地方干啥也别干得罪人的事，不然哪天你说出意外那就出意外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安全第一，于是洗了手又去杭州做事谋生，谁知杭州那地方……”

说到这里他有点儿说不下去了。

“杭州那地方又怎么啦？”苏老太爷听着，淡淡问着，“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地方。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地方一定很中看吧？”

“可事情坏也就坏在这‘中看’二字！”苏德信叹着气，一句话似不经意中冲口而出。

“这话又怎么说？”

“中看的景致当然不用费什么事，但中看的女人……唉，说起来还是那两字：难缠，难缠——”

苏德信低头垂首吞吞吐吐用了很长的时间也没说完这句话，苏老太爷却已经倒在

烟床上“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他笑了足足一盏茶时分，才止住笑说道：“我就说呢。我儿子哪有那样不中用，堂堂京城大学生跑到这乡里来教书，原来你这回回来是躲女人！那有啥可躲的！看中就娶回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不可扶正，做个侧室就是。杭州嘛，要钱的女人那都是烟花出身，做正室是不妥的，所谓‘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正室最终还是要出身名门，讲究门当户对的……”

他兀自滔滔不绝说下去，苏德信反而听得怔在一边。

“你老爹是老了，可不是老古板。”说完娶妻纳妾的事，苏老太爷接着板起了脸，“你莫以为你喝了几滴洋墨水就连你爹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了。你在上海做投机买卖那是有本事，爹听着高兴；你在杭州玩女人玩到山穷水尽也没啥大不了的，爹听着也不放在心上。唯独爹不饶你的，是你做买卖也好，玩女人也好，连信也不给爹来上一封，你把爹当啥了？我苏佑祺这一辈子，不爱财不贪名，重的就是个别人当我是回事。你不当我一回事，那是亲儿子，打不下手，当我落了牙往肚里吞；可老子那小子也不当我一回事，我就饶不了他啦。德信你在京城上海的熟人多关系广，你在走马上任当教书匠的前面替我办一件事，行不？”

于家拒婚的事，苏德信一踏入苏家大门就已经听说了。他离家时苏秀容还是个绑着小辫儿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子，现在长成个什么样子，他猜都猜不出来。但在他印象中，这女孩子怎么也不会丑，以乡里女子的审美标准，她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于家拒婚的原因他也听说了一二，因为于家少爷写回家的那封信早已弄得满城风雨，他路过县城的时候也曾风闻，只是没能把它同自己的侄女对上号来。说实话，他是能理解于家少爷的，不过投身处地一想，父亲气恼也不足为奇。所以苏老太爷还没说到底要他办什么事，他就已猜到十之七八了。

“你找着于家孩子，哄也好骗也好强拉也好，怎么也得把他弄来这儿一趟，得亲自给我苏家个交代。”苏老太爷喷着烟雾，“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违了其中一条就逍遥不了。老子说他对儿子是没半点儿法了，我也不怪他。想想自己儿子，不也有出去混野了不回来的？但如今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得说回来的话了。老子管教不好儿子，我得帮帮他。论情论理这小家伙已是我孙女婿，家事嘛，送官就出丑了，但家法却不可枉废……”

苏德信虽早想到父亲不会轻易饶过于少爷，却万没想到父亲交给他这么一个艰巨任务。况且因为某种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回上海或北平去。于是急中生智道：“我这就写信托人好了。哦对了，白校长这会儿正在学校里等着我呢，爹您看……”

“去去去，你自去办正事好了。”苏老太爷当然听得出儿子的言不由衷，不过他不计较，儿子大了，总有这样那样的脾气，但愿这脾气莫惹麻烦才好。

苏德信见苏家湾小学堂校长白燕其的时间仅为一小时。

地处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龙田县在中国地图上的标注不过是一个最小最细的细墨圈儿，而苏家湾这名字与陈家湾李家湾一样已经淹没于各乡村那种以地方富户姓氏为主的固有命名模式的汪洋大海之中，朝代更替的讯息来到这儿的时候，这儿还交着清廷的税赋，留着清式的光头加长辫相结合发型，但比李家湾陈家湾的当家人开明，苏老太爷第一个响应朝代号召，带头剪辫并将将来收清赋的官员留押起来，算是“革命”了。他接着取消私塾，并将最小的儿子送到外地大城市去念书，此举在《湘西要闻》的邸报里还曾有一笔叙述，苏老太爷颇以此为荣。更何况此举还带来另一实惠，苏家湾小学堂在龙田县村级管辖范围率先建立——龙田县中学堂建立之日，也是苏家湾小学堂成立之时。

白燕其是小学堂的第二任校长。

时年四十八岁的白燕其原本是同盟会成员，他崇尚知行合一，辛亥革命后决心远离权力漩涡而致力国民教育事业。在一场充满激情的讲演之后，他的革命同志满足了他的心愿，将他安排到了这个乡村小学来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来到这里后他才知道，一个人要做到知行合一谈何容易！

乡村的生活水平具有与城市天壤之别，这里没有电灯只有昏暗刺目的煤油灯，没有水只好自己挑着两只摇晃而沉重的桶去山脚下的溪流里挑，西服革履那是久违了，阴丹士林蓝的长衫子在这儿就已是最高档的服装。吃倒反而还不算太差，孩子在学堂里读书的村民们会隔三岔五地送一些地里新摘的瓜果蔬菜来，间或还有饲养的畜肉或山里打着的野味。当然那都是免费的。山里的路特别难走，陡而远，沿着打水的溪流走出去三十里才见到湘江的一条支流，支流可以行船，船到的第一个渡头就是龙田县。这单边的路程就得走一天整，往返路上就是两天。所以只有每季一回的县里开会，白燕其才去一回城里上一趟街，采购回一些菜油土盐和牙粉肥皂等生活用品，钱在这儿成了用不出去的东西，上面拨下来的经费攒在手里越来越失去成就感的时候，白燕其也开始后悔起当时的选择来。

正此时有个名叫苏德信的热血青年主动要求来教书，况且人家拿着的还是燕京大学的文凭。白燕其对苏德信的欢迎简直难以用“热烈”两个字来概括，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确太缺师资，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苏德信的到来也许可以为他的离开计划作好铺垫。当然还有另一个阴暗心理是他自己都不能承认的，那就是看苏德信这个名牌大学生在乡村呆不下去时那一副痛不欲生模样的笑话。

可是他低估了苏德信。

苏德信这次回到苏家湾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白燕其倾其所有开出的薪酬条件，向白燕其提出苛刻条件只是一个幌子，当然这个举动是建立在苏德信以及他的同伴早对白

燕其的情况了如指掌。苏德信与白燕其匆匆围着学校转了两圈，时间不超过一支香烟，当两个人叼着八分之一段洋烟回到校长办公室时，刚好是正午。

要说的话在以前的信里早已说了，刚才与白燕其转悠学校的时候两个人也没啥多话好说，反正这是一个真正的“小”学校，一根烟工夫就可以转三个圈子的地方。苏德信连校长办公室也没进就告辞要走，倒是白燕其热情地拉着他硬要泡一回新摘的雨前明露茶叶才放他离开，不然，苏德信在白燕其那里呆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出了学校围墙，苏德信照例四下瞧瞧确定没人注意，然后轻步拐下了一条羊肠小道，沿着这条小道，走到山坡前转就弯子走不出多远就能看见一排土屋，他要找的人这会儿正在那儿等着。

“小苏……哦，从明天开始，就该尊称你为苏老师了！”谢老师微笑着坐在苏家湾的教师宿舍里，那是一段土墙围合的房屋，上面盖了个茅草顶子，因为防不了雨，所以土墙上全是水渍。他这会儿正在清理着洗脸盆，昨晚下雨用脸盆子接水，结果弄得脸盆里全是沙子。给水浸了，附着在生了锈的铁皮上，怎么弄也弄不掉。

“谢先生，”苏德信蹲下来一面帮助他清理，一面很诚恳地说道，“曲先生说了，我到这里来是配合你的工作，我听你的安排。”

“嗯，眼下乡村的革命运动还只是起步阶段，但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是农民，生活最困苦最艰难的是农民，最没有民主自由的还是农民……”

“所以，我们的革命队伍不能少了农民。”

谢老师名叫谢云山，与苏德信同属共产党。

谢老师在长沙举起手宣誓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苏德信还在燕京大学参加毕业考试，因此现在苏德信见到谢云山，很尊敬地称呼他为：老谢。

“老谢，”现在苏德信坐在一间破落得已近坍塌的房子里，那是农户黄大扣的家。没有桌椅，他只好将就着坐在一块用土泥堆砌的墙基上。“老谢，这期讲习所要发动的学员名单我都理妥了，都是黄大扣同志牵的头。一共二十七人，其中积极分子十人。天已很晚，你一个人要逐个联系十七个太辛苦，我看要不然明天的会延一延？”

“那算啥辛苦。听说要打土豪分田地，你瞧没瞧见农民们那高兴样。单看高兴样，我就算一晚间再多联系十七个也不算个啥，会期不用延，只不过……”他沉思了一下，却暂时中止说话，起身向担任屋外戒备的黄大扣道别，拉着苏德信走了出来。

“只不过啥？”刚才老谢欲言又止，苏德信听出了点名堂。

“其实也没啥。谁叫我们这样的人得许党为国不恋家呢。”谢云山遥望着远处黑压压的山峦，半晌，又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苏德信，“我想你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不会护短，拦着农民兄弟向你苏家大宅进攻吧？”

“你说啥？”打土豪分田地打到自己头上来，这结局苏德信做梦也没想到。不过细想来，自己家的确在这一片得算“地主”，若苏家都不算地主，那整个龙田县也就找不着地主了。没地主可打那还革什么命，怎么说这地方也叫“苏家湾”。可是要他将刀子放到自己父亲的头上，他还是举棋不定。但此时此刻举棋不定并不是明智的表现，因为老谢说得对，谁叫我们这样的人得“许党为国不恋家”呢。

所以在惊问一句之后，他很快沉默着点点头：“我理解，我不拦着。”

苏家湾农民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并震惊了整个龙田县。

事发当天，苏老太爷正在田里处理那片坡地的发佃问题，找来的几个长工团结一致非说那地里种不了庄稼，最多弄几棵梨树看看过几年的收成。苏老太爷要佃出就得免三年租子，要不然可没人敢接这块烫手山芋。苏老太爷当然不同意，说哪里全免的规矩，租子薄一点儿倒可以商量。几个人正争执不休之时，由新入共产党的黄大扣领着的七八十个佃农已经冲进了苏家大院。

苏老太爷一直奉行“以德服人”，院子里并没养多少家丁打手护院什么的闲人，再加上当天德义德厚德生都进城去了，德明德庄又上坡视察田里了，所以黄大扣的队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长驱直入。当时留守家中的长孙旭照正在奶奶红翠的房中跟她说话，看见黄大扣倒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冲将进来，一时惊愣得呆了。

“你——你、你……”他眼睛直直盯着晃人眼睛的刀锋，连续说出五六个“你”字，眼珠子却慢慢凸出来，身子随着眼珠子凸出的程度开始倾斜，直直向后倒去。

反倒是红翠还算镇定。

“黄大扣，你这是做啥！”七十有余的红翠站在床边，见旭照向后倒一把撑住他腰，温柔如水地轻轻放下，然后扬起头瞪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喝斥，耳里听到了花厅前杂沓的脚步声，判断出那是很多人涌进宅子的迹象，同时也有女子的尖叫与逃跑声四面八方的传来。

“打土豪分田地！”黄大扣一门子心思都在这上面，有人问，他就答。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叫你们来这儿的！”红翠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浑浊的眼珠子突地放到眼角上，配合成一双冷而狠的目光射向黄大扣。这凶狠的目光使黄大扣在那一瞬间差点没能挺住。好在红翠这样的目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哼了一声，回头拉过一张被子盖到旭照身上，再转过身子挺直了腰，从黄大扣及其战友的闪闪刀光下从屋里走到院子中央，大声叫道：“原来大家都在。那谁来说说，这‘打土豪分田地’的话是打谁嘴里吐的，你们来这都是谁的主张！是不是这个黄大扣？”

“大家别上这地主婆的当！”黄大扣被红翠的质问吓了一跳，身子一个激灵，脑袋在这时醒了一半。他一面大叫一面冲出门去，总算及时阻止了一些头脑简单的农民的



张口胡说，自己站到红翠跟前去，说：“我们没人组织！你们这些狗日的地主成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可曾想到咱们佃户还揭不开锅！……”他学着用谢云山的口吻历数地主的为富不仁，可还是不免带上了些粗话。而这边红翠却始终冷冷地瞧着他，任由他说，也不阻止也不反驳，等他说得搜肠刮肚的词穷了，才冷冷淡淡地说道：“我道啥不得了的事儿，原来不就这么回事。听你这话，我苏家的地都靠你们种着才有收成；我苏家的人都靠你们供着才有吃穿；那我倒要问问，我苏家何时强逼你来做长打短了，谁要不想佃，我苏家可以随时退租。尤其你黄大扣，西头那块肥地早就有人候着了，你这会儿退出来，正好。”

她又转身回头，目光环视了一圈，从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中掠过，却没有停留。把所有人看了一遍后红翠举起右手食指点上自己的额头，又道：“你们说我红翠是什么地主婆我就不认。我红翠不是名门闺秀，我红翠的出身天下皆知。那会儿我红翠家穷所以红翠是被卖到苏家的！一两银子，请问大家这世上哪有一两银子身价的地主婆。所以说现在我红翠能够站在这里，那是因为红翠运气好，遇到了过世公婆行善积德，遇到了苏老太爷菩萨心肠。说到这儿你们也该想想，对佃户不论长短老太爷啥时候真正逼过租，上回孙嫂病了还是德义到县城里去请的洋医生医妥的，洋钱也是老太爷出的。这事儿没遍地声张那是因为老太爷宽仁大义，老爷常说行善不为人知，要做好事就不图名声……”

红翠声色俱厉与娓娓道来相结合的策略起了作用，在这场与黄大扣的辩论赛中是明显占了上风。一小撮提着大刀握着棍子冲进来的农民听了红翠的话好像被人用冷水浇了脖子，头顶上的火苗熄了一半，几个人嘟囔着相互对视之际革命意志就产生了动摇，这动摇局面并有渐次扩大之势。黄大扣见势不妙也就不再多说，提起手里家伙冲上前去就是飞快一刀：“打倒你这反动的地主婆！”

“啊——翠儿！”

与这一刀带动的风声同时响起的，并不是受害人红翠发出的惨叫，而是苏老太爷闻讯赶回来正好目睹这一幕而发出的声嘶力竭呼叫声音。

毕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行动前没有周密计划，行动中也没有统一指挥，就在黄大扣挥刀砍倒红翠的同时，这支革命队伍也彻底崩溃。

一部分发过毒誓喝过血酒的骨干分子见这情况，心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身入绿林已经无法回头的绝望，血一下子直冲脑门，跳起来就要冲上前去准备着将苏家的人全部抄斩以图够本；一部分被红翠说得犹豫的乡民见出了人命，这一下子变成了真正的茫然加上恐慌，虽不至像旭照那样昏倒，却至少是已经脑子里一片空白，呆站在那儿手足无措；而还有一部分被红翠说得动心的乡民这下子却被彻底激怒：这个黄大扣，昨

天还信誓旦旦的说着什么古往今来扛旗帜造反的那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现在却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动刀，这哪是英雄好汉所为，跟着这样的人造反，那还不丢死人。这部分人的英雄梦就因为黄大扣这不计后果的一刀给砍没了。

于是苏家的人惊愣着缩在屋子里没敢出来动手，这支革命队伍就自己动起手来。

就在苏家二进堂屋外的天井院子里，一群头扎白布穿着各色各式破旧衣服的乡民在那儿开始了一场从天亮打到天黑的内部混战。没人受过军事训练，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上不了台盘，虽然其中也有个别曾经跟着某镖师某武师学过两招，但这在人多地狭的地方实在没多少施展余地，一不留神没打着敌人反而误伤着自己人。最麻烦的是，起初这场混战还划成三派，左右各一派，中间劝架的算一派，但当混战展开乡民们打作一团的时候，谁也记不得谁该算作哪一派了。于是这些人平时的私人积怨在这时候成了划分敌我的唯一根据，这个荒谬的结局令透过长窗目睹这一切的苏德信目瞪口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镰刀锄头等临时充作武器的农具在乡民脑袋上飞舞，或横扫或竖击一片杂乱无章，还有人在战斗中失了兵器于是英勇顽强地选择了赤膊上阵……当夜色降临，这些乡民们打得精疲力竭开始逐个高挂免战牌的时候，才渐渐感觉到自己受伤部位的彻骨疼痛，这时候，刚才那你死我活的拼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痛苦叫唤声。

阵阵的叫痛声从窗外若有若无地传来，已届弥留的红翠却没有听见，也没有叫唤。她只是静静地仰面躺在床上，静静地瞧着苏老太爷。

明眼人一瞧，就知道红翠的伤绝对无救。一条深而长的刀痕，从左肩一直斜拉到右腰，一条宛如沟壑的伤口将前胸划成两个部分，翻卷着的皮肉不再有血流出来变成了两片百合花瓣的样子，又好像巨大的鱼张着它那青白色的嘴唇，似乎在向旁观着的人们诉说着疼痛——也许红翠自己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可是它仍旧让苏老太爷心碎裂成粉末，粉身碎骨的那种粉末。得悉消息的儿女孙辈及媳妇姨娘等人都已聚集到了门里床前，但红翠却一只手死握着苏老太爷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挥舞示意着让他们统统出去，即使是她亲生儿子，也得出去。因为她有话要跟苏老太爷说。

这些话太重要，现在不说，就得带进坟墓了。

“少爷啊，少爷——”六十年前他们就开始互称“少爷”与“翠儿”，现在翠儿跟前的七十八岁苏老太爷，真的恍如当年那青春少年。

“我红翠跟了你，这辈子不悔。”红翠提着一口气说话，居然说得清楚流利，“但那不用多说了。你的心我明白就是。你没做过对不住我的事，我心里明白就是，那也不用多说了。”

“是是，你休息一下，要不要喝口水？”苏老太爷早已泪如涌泉，点点滴下去。

“不喝了。今天我得告诉你，我可做了对不住你的事，你晓得吗？”